紅樓真夢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回　弟讓兄赦老寵新銜　奴欺主璉兒支窘局

下一回▶

話說紫鵑夢到絳珠宮遇著鴛鴦，正要上前說話，卻被一片巨聲驚醒。原來半夜裡起了風，櫳翠庵門內綠油屏門沒有扣緊，被北風刮倒下來，那聲音卻也不小。轉身起來，殘燈半滅，爐火猶溫。隔窗一看，月光梅影中萬籟沉寂。只聽得北風颼颼之聲，伺候的婆子們早已睡盡，自己也就收拾安歇。

枕上回想夢境，尚還記得八九。想起日間惜春所說的話，這絳珠仙宮想必就是黛玉死後的去處，因又將此四字牢牢記住。

次日起來，見了惜春，便問道：「四姑娘可知道絳珠仙宮是在那兒？」惜春道：「你是那裡聽來的呢？」紫鵑笑道：「我就是那個地方聽來的。昨兒晚上，我夢到那裡，隔著窗子瞧見了林姑娘。可恨那宮女攔住我，不許進去，說是絳珠仙宮，不是你任意窺探的！我就把這四個字記下了。」惜春道：「這個地方說假便假，說真便真；說無便無，說有便有，那裡指得定呢？你能夠夢到，總算有緣。」紫鵑道：「人家說夢是心裡想，若說夢見林姑娘，或許是想出來的；這四個字，可是從來沒聽人說過，我心裡連點影子也沒有。」

正說著，婆了們回道：「史姑娘來了！」惜春等正要迎出，湘雲帶著翠縷已走進屋

裡，笑道：「到底是你們這裡好，一到院子裡，就聞見一陣陣梅花的香。從前妙玉住著，那個人不好低搭的，往後倒可以常來了。」惜春笑道：「我們佛門廣大，來者不拒。你既喜歡這裡，就是緣法，小心我們拿出緣簿子來！」湘雲道：「我是吃十一方的，還怕那些麼？只怕四妹妹多嫌我，若不然，就是搬到這裡，給我當個老婆子也是情願的。

「惜春道：「我從來不會多嫌人的，若是我嫌了那人，必是有可嫌的道理。你想我們清清白白的人，能跟那些人在渾水裡攪和麼？」紫鵑道：「史姑娘來的正好，我正要告訴你一件新鮮事。」便把夢見黛玉的話，細說了一番。湘雲道：「我昨兒還同寶姑娘說起你來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！林姑娘過去這們久，你心心意意總忘不了他。既是你們有這樣情誼，我少不得告訴你，這絳珠仙宮，大概就在太虛幻境。你沒聽見寶姑娘說過麼？那回寶二爺厥過去，到了陰間，有人指給他說：林黛玉不在這裡，已到了太虛幻境了，你若想林姑娘，就到那裡尋去罷！

「紫鵑道：「史姑娘說得這們容易，我敢則想去。可怎麼去法呢？」惜春道：「他天天磨著我，要問這些事。我那裡說得透，這可好了，讓他麻煩你罷！」湘雲又拉著惜春，到院子裡賞了一回梅花，方回寶釵處。寶釵卻往東院給賈赦道喜，尚未回來。

問了秋紋，方知賈赦新賞了三品職銜，遇有京外對品官缺，候旨簡用。

看官，你道賈赦何以得到這番恩旨呢？他自從台站免罪回京，仍舊同邢夫人、賈琮等在榮府東院居住。那院裡也小有亭台樹石，結構精巧。閒時看看古董，或是同一般清客們飲酒閒淡，有時聽嫣紅唱個小曲，倒也逍遙自在。想起自己從小生長世祿之家，小廝丫頭們出入圍隨，頤指氣使的。到大了便襲了世職，又仗著椒房懿戚，平時交遊的一般世家子弟，都搶著奉承，只知安富尊榮，未免養成驕泰。及至發遣台站，那管站大臣看著榮府面上，相待尚好；背地裡和那些韃子們在一處，卻受了許多悶氣。這才知道世態炎涼，戚里侯門的勢力是靠不住的。此番赦罪回來，只有感激天恩，閉門思過，並不以罷官為意。那邢夫人素來順從賈赦，卻是個眼皮淺的，常時勸他走個門路，弄回一官半職，也好多積攢點。賈赦總不理他。

偏是賈政在倫常上非常講究，不免替乃兄愁悶。又想到「祖上的世職，本是長房承襲，因為大老爺犯了罪，才輪到我的頭上。如今大老爺和珍兒一齊遇赦回來，珍兒不但免了罪，並且復還世職。固然因他在海疆上出了力，也因為我先襲了職，哥哥就未免向隅了。我又是在職人員，何苦多占了長房的世職。

「因此，自己做成奏本，自陳「年力漸衰，勉任部務，已虞隕越，請將祖上世職仍由臣兄赦承襲。」只在夢坡齋小書房裡親自繕寫，也不和王夫人等商量，便入朝遞了上去。皇上閱本，即時召見。降旨問了許多話，見他年力實在未衰；又檢查賈赦原案，實係倚勢欺壓良民，釀成人命，情節較重。便下了一道旨道：榮國公賈源世職，仍著賈政承襲；又念賈政讓兄之誠，另降恩旨，給賈赦一個虛面子。

當下，在朝臣工都知道皇上崇尚孝友，頌揚不置。賈赦、賈政次日五更又入朝謝恩。東平、南安、西寧、北靜四家郡王，以及八公中牛、柳、陳、馬、侯、石諸家，還有一般侯伯子男，都是當日與榮寧兩公共難同榮，又見聖眷隆重，紛紛前來稱賀。

賈赦經過風波，怕惹人說閒話，更加一番斂抑。

此時已到臘初，年事漸近。賈政尚在服中，一應家宴春酒都不用籌備，只有應付年債是躲不過去的。他本不善理家，想起老太太的大事，後來又送柩回南；又是賈赦等從台站回來，一切用項挪借不少。忙命小廝們喚賈璉來商議。

一時，賈璉來到，問道：「老爺找姪兒有什麼事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我此番回來，家裡的事也沒得查問。眼下就要到年底下了，這些賬目，你也該清理清理。早點做個準備，不要到臨時做瘺子。」賈璉忙應了幾個「是」。又道：「賬目是都在那裡，預備起來，也就是時候了。總指望有整筆的款子才好。」賈政道：「咱們這些產業，你那裡想必都有底冊。」賈璉皺眉道：「老爺不提起，姪兒也不敢回。咱們府裡自從元妃娘娘歸省，蓋那座園子，就拉的虧空不少。後來宮裡又添了許多應酬，那些老公們一開口就是一千八百的，至少也得二三百銀子，才搪塞過去。饒是破了財，他們還不大痛快。家裡呢，進項是越擠越少；各房的開銷，還是照從前的老規矩，分毫也不能省。

從來就是寅吃卯糧的。原先，還仗著近畿幾處產業，多少貼補點。又趕上老太太的大事，上頭分文不發，姪兒迫得沒法子，只可四下裡拉扯。後來，把這幾處產業抵押出去，還不夠呢！

如今，只有東邊烏進忠管的八九處莊子。那烏進忠就是東府莊頭烏進孝的親兄弟。此外，還有吳良管的十來處，都是荒地，開了不到一半，也沒有多大的指望。」

賈政變色道：「怎麼近處這些產業抵出去我都不知道，你們是怎麼乾的？」賈璉連忙跪下道：「老爺暫且息怒。那回，老爺送柩回南，缺盤川，叫姪兒出去挪動。姪兒回明了的：「外頭人情淡薄，只可拿房地押借。住房是不能動的，先盡外頭幾所押去，等寬展的時候再贖。姪兒並不敢擅專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且起來。怎麼說老太太的大事上頭不肯發款呢？」賈璉起來道：「提起這話，姪兒就該打死。都是大太太從中捎勒，這邊老爺、太太又因是大房，事事盡讓，不拿主意。可叫姪兒怎麼辦呢？」賈政歎了一聲道：「從前的話不必提啦。你們趕緊去想法子，對付過這個年去。只要別鬧笑話，其餘我也不能管了！」說罷，搓手嗟歎。賈璉忙答應著。

小廝們回道：「東府裡大爺同小蓉大爺來了！」只見賈珍在前，賈蓉隨後，手捧一封黃布口袋進來。見了賈政，放下口袋，都請了安。賈蓉又給賈璉請了安。賈珍便回道：「這是今年兩府裡的春祭銀兩。蓉兒剛從光祿寺領下來的，請老爺過目，好去預備。」一面將黃布口袋捧過來，呈與賈政。賈政瞧那口袋上的字和禮部祠祭司印，都同往年一樣，卻是淨折銀兩隻按八成，便問道：「怎麼又有了折扣了？」賈蓉道：「這是戶部新章。因為庫儲支絀，一切用項都按八成支給。」賈政歎道：「國計尚且如此艱難，我們世家私計更不用說了！」便問賈珍：「東府裡今年如何打算？」賈珍道：「從那裡打算起啊？那邊莊地產業，都是新近賞還的，今年的錢糧，早已交到地方上去了。他們全是老油子，那裡還肯出第二份，現下也正打著饑荒呢。往常，莊地上收下來的，都按份分給族中大小各房，今年只好擱車了！」又回道：「家祠裡年終祭祀，還是照往年的規矩。那些門神、對聯、掛牌，姪兒已經叫他們預備換了。這倒靠著上賞的祭銀貼補著勉強辦的。從前，笑那些世襲窮官兒家，不仗著這個，拿什麼上供過年？現在咱們也輪到這種地步，真是想不到的！」賈政道：「這就叨著皇上家的恩典了！上年，兩個世職都革掉，若不賞還又怎麼過呢？」

賈珍內愧無言，見賈政有些倦意，方同賈璉、賈蓉等退出。那賈珍別了賈璉，回到東府自去預備祭祀，暫可不表。

卻說賈璉回去，平兒正在房裡，迎著問道：「老爺找你，又是什麼大事？」賈璉道：「這事真也不小。眼看著就要過年了，賬主兒一大堆，又看不見一個現錢，可叫我怎麼對付？老爺只知道一句話吩咐下來，教趕緊想法子去辦。我那裡有空手變錢的法子呢。」平兒道：「你乾著急也不中用。依我說，還是找那般管事的從長商量商量，或許有點騰挪；再不然，老爺現襲了職，大老爺又賞了官，上頭聖眷不錯，外頭挪借個幾千銀子，也許做得到的。」賈璉道：「這些大爺們都吃肥了。第一是那姓賴的，他摟足了，家裡

享福去了。剩下這一幫，都像烏眼雞似的，提起墊款，比刮了他的肉還要心疼，就說了也是白碰釘子。還是你說的第二層有點道理。今兒晚了，明兒一大早我出去碰碰看。」又道：「姐兒這一程子沒回來，你明天打發人帶點吃的去瞧瞧他。問他在鄉里住著慣不慣？若是得空兒，回來住幾天。姥姥那裡，你也該捎個好兒去。」平兒都答應了。賈璉站起來，便要出去。平兒道：「你回來，還有一件事呢。那王舅爺自從串賣了姐兒，太太吩咐：下次再來，不許他進咱們的大門。今兒他又來了，在門外頭哭著、吵著的要錢，攆他也不肯走。興兒來回我，我想：好歹總是奶奶的內親，偷給他二兩銀子，他才走的。銀子呢，倒是小事，不能不告訴你。

「賈璉回頭瞧著平兒，道：「你這們慈悲，將來有得鬧的呢！「說著，一徑去了。

平兒想起探春尚有些主意，便去找他商量。走到那裡，正值探春接到姑爺家信，剛拆開來看了半張。見平兒進來，忙將家信收起，和平兒周旋一番，臉上還帶著心事似的。平兒不便深談，只坐了一會子，便又到寶釵處去看湘云。大家閒話了一回，見天色將晚，方同至王夫人上房請晚安。

那天，正在撢房，王夫人看著玉釧兒、彩雲和婆子們，在那裡收拾什物，外屋裡還堆得滿滿的。見了他們，忙道：「咱們裡屋說話兒罷，這裡好讓他們歸著。」大家同到裡屋，見已收拾齊了，顯得眼裡一亮。王夫人問平兒道：「往年都有壓歲金銀錁子，今年預備下沒有？」平兒心中想道：今年那有力量辦這個呢，卻不便說出，只說道：「今年比往年都緊，璉二爺正在籌備著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怪不得丫頭們背地裡叨叨，說是上個月的月錢還沒有發。這是你管著，若是鳳丫頭，他們又有別的閒話了。」

一會子，探春也來了。瞧見撢房，笑道：「日子真快，我回到家裡來，好像沒幾天似的？一晃兒，又要過年了！」湘雲道：「從前老太太在著，每逢過年過節：又是唱戲，又是說書，又是放花爆，有多麼熱鬧！就是那年做燈謎，琴妹妹一個人就做了好幾首詩，連二姐姐輕易不動筆的，也做了。我不喜歡打那個悶葫蘆，如今追想起來，也很有趣呢！」探春道：「別的咱們孝家不便玩，若做些燈謎，新年裡大家猜猜，那有什麼做不到的？史妹妹若高興，你就先做起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個玩意也得人多才有趣，只咱們這幾個人做，給誰猜去呢？也可以算了罷！」

探春道：「咱們自己做自己猜，有什麼不可以的？我就說一個給你猜：『江淮河漢。打一個字。』」寶釵想了一會子，沒有說出。湘雲道：「這不是『池』字麼？」平兒道：

「這『池』字怎麼合上『江淮河漢』呢？」仔細一想，方悟到「水也「二字。寶釵道：「我也說一個：『何取於水也。打四書一句，是脫帽格。』」湘雲猜的是「冬日則飲湯。」寶釵道：「差不多了，還沒猜對。這怎麼叫脫帽格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我猜的一定對了。『伊尹以割亨要湯。』這句倒虧你想的！」湘雲道：「你們這謎都太文了，我說一個雅俗共賞的：『丞相作事太心欺。打一個古人名。』」探春道：「這還用猜，不是『曹霸』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說一個冷的，你許猜不著：『刀下留人。打一個古國名。』」探春、湘雲想了半天，都沒有猜著。正趕著繡鳳來請王夫人吃飯，湘雲便要寶釵說了出來。原來是「休屠」。

王夫人留他們在上房同吃。仍是湘雲、探春陪王夫人吃罷，寶釵、平兒另自吃了。丫環們遞茶漱口，又換了清茶，大家陪著王夫人談至二更方散。

平兒回房，賈璉早已睡下。次日，一早起來，胡亂用些早點心，便催著小廝們備馬出去，直至傍晚才回來。一進門就氣烘烘地。小丫頭打過手巾來，賈璉生氣，立時扔在地下道：「這些人難道都死淨了！這樣冰冷的手巾，不是死人擰出來的麼？」平兒在裡間收拾東西，聽見賈璉發怒，三步兩步的趕出來說道：「你又為什麼生氣？」賈璉道：「你倒是問你啊！我知道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你一早出去，我還沒起呢，怎麼就得罪了你啦？你倒是說呀！別打這啞謎兒，叫人難受。」賈璉道：「都是你出的高主意，叫我跑了整整一天，到處看人的臉子！還虧得馮老大答應我一千銀子。不然，我就要死在外頭，沒臉回來了！」平兒道：「大年上說死說活的做什麼？把二奶奶咒死了還不夠？再說，我也是為你呀！可許我從此不開口麼？」賈璉見他嬌嗔，便將話收住，自己坐在那裡發悶。

豐兒進來道：「外頭找二爺呢？」賈璉懶懶地走出去。原來是林之孝來回話，見著賈璉便回道：「烏進忠打發他兒子烏學貴來了。

爺見他不見？」賈璉道：「這砍頭的！他自己死了不來，倒叫他兒來打擂台，真不是東西！」林之孝道：「這裡有他的稟帖呢，爺先看看。」

賈璉接過看去，那上面無非是「榮貴平安，加官進祿」那些吉利話兒。除掉虎皮豹皮、獐鹿狍子、各色豬羊、各色雜魚，以及風雞鵝鴨、熊掌鹿尾、海參蝗蝦等品，只有柴炭二萬斤，碧糯白糯各米六十斛，雜糧四十斛，常來一千擔，外賣粱谷牲口各項折銀一千二百兩。看完說道：「咱們還指望著他算一筆進項。這點子夠幹什麼的？真是這年

不要過了！」林之孝道：「這還是好的呢。他哥哥管著東府的莊地，因為經過一番抄沒，這回簡直分文不解，那才幹呢！」賈璉道：』你告訴這猴崽子，帶話給老斲頭的，叫他提防著我。總有一天跟他算個清帳，他才知道咱們府裡的家法呢！」林之孝答應著。正要退下，賈璉又道：「林哥，你去把咱們這裡管事的都傳了來，我有話說。「林之孝連忙應「是」。

去了好一會子，各行檔的管事們方才傳齊。林之孝帶同進見，黑壓壓的占了半間屋子，站齊了都向賈璉請安。賈璉道：

「今天說的話長，你們都坐下罷。」眾人逡巡不敢。林之孝道：「既是二爺吩咐了，你們遵命就是。」這才一齊斜簽著坐下。賈璉道：「叫你們來不為別的，現在，年底就要到了，老爺叫把這新舊帳目清理清理。我約摸估計著，連新帶舊將到兩個大數。家裡和外頭挪動的，只夠一成，怎麼對付得了呢？你們都是府裡陳人，大家掏點良心，想個法子。這也不過是暫時騰挪，少不得老爺總要還的，決不叫你們受累。」吳新登站起來說道：「奴才正要回二爺：這幾天，那些行號天天有人到府裡來，都說市面緊得很，迫著要結賬，還要上來見二爺。奴才們說好說歹的，剛哄走了一起，跟著又來了兩三起。那些舊賬主更可惡！奴才們說他是陳賬，他說：賬沒有新的陳的，幾輩子的賬也要還的。又說：那回府裡遭了事，動了產，這賬幾乎黃了！好容易盼得復了職。這時候不著要，設或再遇見了什麼事，我們血本可不是白丟了麼？」賈璉道：「混賬！這是什麼話？」吳新登道：「奴才也是這們說，他們就要撒賴。說是你們仗著府裡的勢力欺壓商民，咱們到衙門裡說去；再不然，頂著你們國公爺牌位去遊街，誰叫他養出這種不肖子孫來。奴才多少人吆喝著，也壓不住。」賈璉道：「這還沒到年底下呢！就說還清也得有個籌備。」林之孝道：「這話奴才也對他們說過非只一次。他們愣說這府裡現擺著銀錢，給不給就是一句話，要什麼籌備？就算沒到年下，也得有個准日子給他，他才放心。

又說是籌備個三天五天、十天儲備天，他們也等著，可不要籌備個十年八年的才好。」賈璉道：「他們混鬧，說也無益，還是想辦法的要緊。」

眾人相顧無言。只有錢啟、趙亦華二人站起來說道：「若說是三二百銀子，奴才還可勉強巴結。這麼大的數目，奴才們就有萬分的心，也沒有一分的力。請二爺明察。」又一個新提拔做管事的叫餘仁，說道：「依奴才看來，只有一個辦法。二爺不怪冒昧，奴才才敢回呢。」賈璉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餘仁道：「二爺明見。這新賬且不必說，只那多年陳賬忽然翻騰起來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古語說的好，『兵來將擋』，眼下只有把賴

大爺請出來，老爺和二爺給點面子，重重的托付他，一切都交他辦去，包管就沒事了。」

賈璉笑道：「我們了不了，他就了得了麼？」吳新登道：「賴大本是財主，又幾輩子受府裡的恩典，想必大譜不會錯的。「林之孝道：「奴才不敢瞞二爺，若說這些行號，有好幾個還是賴家開的呢！不過另有人出面就是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那回老爺回南短錢用，寫信到賴尚榮任上去通融。他叫窮訴苦，只借了五十兩銀子，老爺沒有收他的。從前，賴大在府裡，那一件不是假公濟私，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花園子。就是應酬老太太上面，湊個份子，送些重禮，那民是用公中的錢買他的好。

他只有幾分怕老太太，如今老太太過去了，他還怕誰？這會子，就是肯出來擔這個擔子，還不定憋著什麼主意呢？我們且回了老爺再說罷！」眾人見賈璉無話，也就退下各散。

賈璉問知賈政尚在外書房，忙即往見，將出外張羅並管事們的話都說了。賈政本是沒主意的，只說道：「賴大也是多年舊人，從前的兒子雖然混賬，我也並不怪他。只要他能夠把這些賬目擔下來，隨你們辦去罷了。」賈璉下來，即令餘仁、趙亦華去和賴大商量。

此時，賴大在家中納福，也養得圓頭胖臉。聽餘仁等說了這番話，便說道：「要我擔這些賬目，我幾輩子受過恩典，也不敢辭。可是，我見得到的，也不敢不說：一則這些行號都是有面子的，只可和平商量，不要倚勢壓迫弄僵了。二則要我辦府裡的事，得給我全權，老爺只管下大棋、睡大覺去，什麼事都有我呢。三則府裡雖然艱窘，太太們都有梯己的，到這時候也說不得啦。與其守著銀子發愁，不如交給公中去營運，也可有些生發。再不然，太太、奶奶們的首飾妝奩，那一房搜刮搜刮，都夠吃幾輩子的。為什麼不拿出來呢？」

餘仁、趙亦華聽了也覺他手段太狠。卻因素來都得過他的好處，不敢駁回，只敷衍答應。那賴大也瞧出來，笑對餘仁道：

「餘大哥，你就做了總管，也脫不了是個奴才。依我大開大闔的做去，咱們都有分的，不要錯了主意！」二人不便攙言，只答應「是」。

走到路上，餘仁對趙亦華道：「賴老大我們是老朋友，想不到他變成這副鬼臉！」

趙亦華笑道：「餘大爺，爺那裡知道？這全是榮哥兒的主意。他自從得罪了老爺，做不成知縣，心裡又氣又恨，便勾串那些行號，迫著府裡要錢。想把他老子抬出去，只要家私騙到手，他老子一伸腿不就是他的麼？」餘仁笑道：「到底你管雜務出身，比我知道的多，我只知道他想出來，那想到還有這許多道兒呢？」

一時，回到榮府，餘趙二人同上去回覆賈璉，又替賴大描補了許多話。賈璉道：「這話他說得出，我怎麼回老爺呢？若叫太太們知道，更要生氣。」趙亦華見賈璉為難，便說道：「奴才還有個愚見：太太們的首飾都在大丫頭們手裡，二爺背地裡和他們商量，暫時借出來典押，等過了年，周轉開了，再想法子贖回來，也不至於落褒貶。只要許給他們點好處，想來沒有做不到的。」賈璉雖然也曾向鴛鴦借押過賈母的銅器，聽了此言，卻礙著面子，不便答應。只搖頭道：「這個主意不妥，且再商量罷。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